



## 小浃江边

□姚远 文/摄

## 下邵老街

小浃江流经下邵，江面开阔起来，放眼望去，水草丰美，稻浪千重，庄稼的香气浓厚得像大地的果实，又飘逸得如乡野的风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“下邵老街”这本相册，放在我的脑海，记忆犹新。循着光阴的河流溯洄，我像小浃江的一尾鱼重回下邵，幸福地游走在熟悉的老街，寻找它的前世和今生。

旧时村落聚族而居，下邵村，以邵姓居民为主。据《镇海县志》记载，北宋末年，邵姓祖先为避金兵之乱迁往江南，大约明朝末年定居于小浃江畔，以后在此地散枝开叶、繁衍生息。

下邵老街，从前是下邵村主要的集贸中心，也是村里的交通主道。记忆深处，红石板铺成的街面路，从街头到巷尾，大约六七百米。这条不长的老街，弥漫着人间烟火之气，是附近乡邻生活的重心。

每逢农历一、三、五、八，下邵老街市日那天，附近商贩都会来赶集。晨光熹微，箩筐里，满装鱼、肉、鸡、鸭，也卧着水灵灵的青菜、白萝卜和红番茄……挑担提篮的人，迎着霞光，从乡野四方，走向老街。

在老街，遇见的都是熟人，打铁的、种地的、捕鱼的、磨豆腐的、做裁缝的、弹棉花的……笑脸相迎，卖买吆喝，人声如潮。不那么宽阔的老街，人来人往，摩肩接踵，有时连多插一只脚也难。

1980年9月，我披着乡野清晨的露水，一脚踏入老街。遇到老街市日，我每次总需奋力挤出人群，穿过老街，去老学堂上学。身后赶集的人群，如一波波欢乐的潮水，重叠复重叠，簇拥复簇拥，这是老街点燃了人们生活的希望。

热闹的街市让人活跃，让人踏实。买菜、扯布、打酒、捎点心……老街刚出笼的点心，烫手、软糯，心急不得，捧着送嘴里时，竟“嗖嗖嗖”吃光哩。咂嘴回味，在孩童的心里，老街似乎也成了一个热乎乎的大点心，裹着甜，飘着香，那么实

在，那么美好，那么令人向往。贫寒的日子里，老街就像记忆深处既真实又虚幻的梦，氤氲着，蒸腾着，漂浮着……

时光渐行渐远，旧影斑驳的老街，如穿透岁月重重迷雾的那束光，温暖亮堂，四季可亲。

因为老街，人们的生活更有底气，更有盼头。

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，火花飞溅，一刹那，整条老街也闪亮在火光里。我认为，同学爷爷的打铁铺，是当年老街最神奇的地方。那些经火光之舞，时间之力，锻造的锄头、镰刀、犁耙，最后又回到大地，回到那些弯腰劳动的人手里，他们在小浃江边种植春天，收获粮食和蔬果。

多年后，我才明白，叮叮当当，不仅敲响了生活的希望，也点亮了人的信念和理想。

小浃江边可敬可爱的人们，用心抒写着老街独特的历史和文化。

徜徉寂静的老街，穿越寻常巷陌，眼前斑驳的老屋、风化的木窗棂和墙角的苔痕……它们似乎都在轻轻诉说着光阴的故事，老街上那些熟悉的面影，又渐渐从我记忆深处浮现。

老街烟房弄117号，是老街合作医疗站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乡村物资匮乏，生活清贫，我父亲成了医疗站的一名乡村医生。他把最好的青春岁月献给了乡村医疗事业。父亲那一代人，以奉献为荣，以服务人民为自己的使命。

下邵距离当时的镇海县城医院，至少有10公里路。百姓遇头痛发热、跌打扭伤之类的，直接去医疗站就医。有些年老体弱的病人，父亲需要亲自上门去帮助他们，比如打针、配药、量血压等。对待这些病人，医生更需要耐心和爱心。

我的手机相册里，保存着一张7年前的旧照：春日午后的阳光里，我和含英嬷嬷聊天的场景。照片上的含英嬷嬷已是满头银丝，她的

笑容依然这么亲切，一如四十多年前那样。

含英嬷嬷，是父亲合作医疗站的同事。那时乡村孩子注射疫苗，也是乡村医生的工作范围。我年少记忆里，含英嬷嬷脸上总洋溢着春天般明媚的笑容。当时，我们都很抵触打疫苗，含英嬷嬷打开医疗箱，取出相关药剂等，动作娴熟，最后笑盈盈地望向你。“一点疼，不用怕，马上就好啦。”她的温声细语，如轻暖的春风般吹散了我们内心的恐惧。大家捋起衣袖，伸出胳膊来，这件事情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完成了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含英嬷嬷为方便乡邻看病配药，在老街开了一家小诊所。我印象最深的，是她诊所里的一副对联：“但愿世上无疾苦，宁可架上药生尘。”含英嬷嬷，是我当年极为敬佩的人之一。

初冬暖阳下，我重走记忆里的下邵老街。这是我曾走过无数遍的地方。从前老街店铺，一家挨着一家，打铁店、棉花店、豆腐店、糖果店、馄饨店、理发店、制鞋店……下邵老街是小浃江边几代人温暖的记忆。

我穿过老街，沿村路向东行走，望见空旷的乡野之上，下邵邵氏宗祠，临水矗立，庄严静穆。邵氏宗祠于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年）建成，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。祠中原有康熙皇帝御赐的匾额，上书“学达性天”四字，此匾今已不见。“学达性天”，意指通过学习使学问通达，天性得到充分展现，或与天地自然相契合的状态。

1925年春，在下邵热心教育人士的集资下，小浃江边建起学达学堂。一百年来，下邵很多人，都曾在这初名为学达的老学堂，接受过文化教育，其中包括我的父亲，还有我。

我想，这是下邵老街的根脉所在。回望身后，时光渐行渐远，下邵老街的烟火，生生不息。

## 杀年猪

□杨应和

云南的朋友安，近日在朋友圈发了一组杀年猪的照片：几个身材力壮的男人按住一头大肥猪，分割好的块块猪肉放在竹席上，一群女性手牵着手欢快地跳着舞，几张桌子上摆满丰盛的全猪宴……

现在的生活条件好，吃肉已是寻常事。可童年的我，一年到头很少吃上肉。家中偶尔来客，本来平静如水的心海，如一粒巨大的石块投入，激起一阵阵涟漪。为啥呀？父母招待客人，必须割点猪肉做菜。有猪肉吃，心里怎么不激动呢？

真正的满足，总要等到年关。那年头，几乎家家养猪，猪粪用来肥田，猪肉养人。养了一年的猪，肥头大耳的，到了年底出栏。并不是每家都舍得杀年猪，大部分人家把猪卖了，卖出的钱预留些给家中置办年货、购买新衣服、来年买小猪、备春耕等，每一笔都得精打细算。剩下的钱就存到银行里。

只有养了多头猪的人家，或是像我家那年要为大哥办喜事，才会留下一头，郑重其事地杀一回年猪。记得大哥结婚那年，家中两个猪圈里一共养了6头猪。年底，父母看着6头肥壮的猪，想着大哥结婚的彩礼钱备得充足了，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卖了5头猪，留下一头杀了给大哥结婚用。迎新娘、送“代礼”、回娘家、设家宴等，处处都离不开猪肉。

父亲早早准备好两包香烟，请来了杀猪匠。母亲在一旁轻声念叨着：“这猪平时吃米糠、野菜、剩饭剩菜的，一点都不挑食……”父亲打开猪圈门，这头猪慢悠悠地摇晃着身体，走到庭院里吃起白菜。猪吃得正欢时，严阵以待的杀猪匠悄悄地走到猪的身边，弯腰迅速地伸手抓住猪的一条后腿，一个扭转，毫无防备的猪“扑通”一声，重重地摔倒在地。父亲紧紧抓住猪的两个耳朵，杀猪匠单膝按在猪肚子上，双手飞快地把猪的四脚捆绑得严严实实，动弹不得。

父亲喊来几个邻居，合力把猪抬到两张大长凳上。猪挣扎着，嘴里喘着粗气、吐着白沫，发出凄厉的嚎叫声，惊得鸡群飞上了树梢。杀猪匠拿着一把锃亮的细长刀子，手拍打着猪脖子，找好位子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插进去。只见一股血柱喷涌而出，接到事先准备好的一只大盘里，做猪血。随着猪的呻吟声渐渐微弱，直至没了，杀猪匠这才对猪开膛破肚，动作如行云流水。

杀猪匠熟练地把一头整猪分割完，留足给大哥结婚用的，其余都低价卖给左邻右舍。大家高高兴兴地买了一片猪肉，回家做肉丸子、做红烧肉、做糖醋排骨等。那些天，整个村庄都飘着猪肉香味。

如今回想，杀年猪早已不只是为了吃肉，那是一年劳作的收官，是对勤俭持家的年终犒赏，更是将整村人情联结在一起的热闹仪式。杀了年猪，举家团圆的日子便近了，年的味道也浓了。